

◎千秋系列·长篇历史小说◎

辛亥风云

下

任光椿◎著

- 「奇」 孙中山在南方举行数次暴动，无一成功，武昌几个无名小卒一声吆喝，起义成功了。
- 「怪」 南方各省独立，推选的都督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人。
- 「囧」 本来被解职归田的袁世凯，被朝廷起用镇压起义，可最终成为了民国第一任总统。
- 「憾」 孙中山后来组建中华革命党，要求党员按手印效忠他，
由一个高唱民主、自由的领袖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！

山 黄 兴 黎 元 洪 徐 程 袁 世 凱 秋 瑾 宋 教 仁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肇庆分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第二卷

- 001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- 002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- 003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- 004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- 005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◎千秋系列·长篇历史小说◎

辛亥风云^①

任光椿◎著



重温历史小说经典 全新解读辛亥革命



秋 仁 翁 兴 肇 元 洪 泰 昭 曾 世 凱 秋 瑾 徐 中 仙 紅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辛亥风云. 下/任光椿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1. 8

ISBN 978-7-5404-4927-8

I. ①辛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3407号

辛亥风云

(上下册)

作 者: 任光椿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徐应才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经 销: 湖南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51

字 数: 800, 000

书 号: ISBN978-7-5404-4927-8

定 价: 69.00元 (全二册)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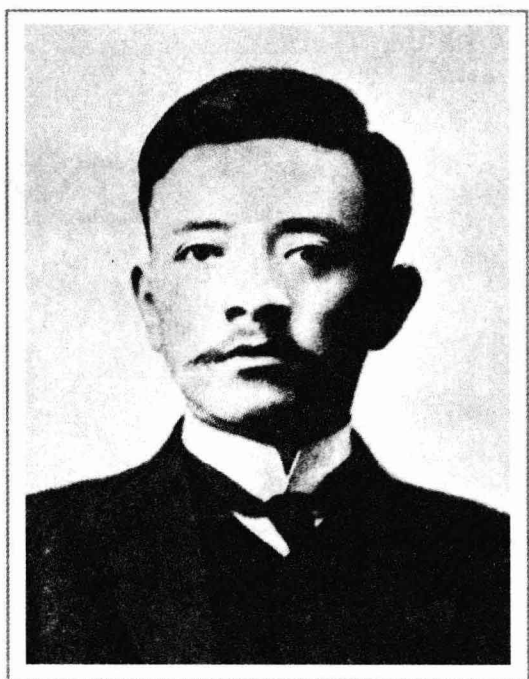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卷

江浙风云

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。我认识那痛苦、
怀疑、绝望和无信仰的大海。

——惠特曼





宋教仁

第三十四章 江湖英豪

巴黎的街头也有他的英雄……

——雨果

102

如果说繁华的旧上海曾经是冒险家们的乐园，那末，上海邑庙前那片喧闹不息的广场，则曾经是各种小市民、小商贩、劳累的工匠、跑江湖的艺人、下等妓女和流浪汉们幻觉中的天堂。

这里永远是那么热闹、嘈杂、生气勃勃，充满了对感官的刺激与肉体的欢乐。小广货铺、杂货铺、绸缎铺、南食铺，各种各样琳琅瑰奇的小百货摊儿、铺儿；川菜馆、湘菜馆、番菜馆、北京的涮羊肉、西安的泡馍、四川的小火锅、湖南的猪脚和臭豆腐、苏杭的甜食点心等，各种茶楼酒肆、餐馆雅座，油香扑鼻的熟食摊儿、担儿、小吃铺儿；还有京戏、汉戏、越剧、楚剧、马戏、猴戏、说相声的、玩口技的、唱小曲儿的、耍魔术杂技的、卖解的、卖梨膏糖和狗皮膏药的，百戏杂耍、南北戏班、吹弹拉唱、剧院书场，闹哄哄的各种班儿、套儿；真是奇珍异味，九流三教，五花八门，

应有尽有。普天下来到上海的旅人，没有不想到这里来走走、看看、吃吃、转转的。任何生活中的失意客和心灵的负伤者，不管他心中盛着多少深重的痛苦，只要来到这里，一卷入这滚滚的红尘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听着这锣鼓声、说唱声、笑闹声、吆喝声、叫骂声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嗅到这油烟味、葱蒜味、烟草味和汗臭味等各种各样的气味，他就会很快地获得片刻的陶醉，忘掉心头的愁苦与忧伤，感觉到一种生的乐趣。

当达官贵人们的心灵蒙受了创伤时，他们可以修一座别墅庄园，躲到红灯绿酒中去，抚平自己心灵上的伤痕。文人雅士们心灵蒙受了创伤，也可以逃禅，可以去做隐士，寄意山水、娱情诗酒，以逃避和减轻自己心灵的痛苦。惟独普通平民百姓却没有那种条件。而他们在生存的竞争中，也是有倒霉失意和遭受败辱之时的。他们没有地方去。这充满尘嚣的邑庙市场，就成了他们惟一的慰藉；寻求感官刺激的乐园和逃避内心风暴的避风港。然而，这里也充满了黑暗、欺诈与各种各样的罪恶。那片刻的刺激和欢乐一旦过去，跟着来的便往往是空虚、痛苦、灵魂的挣扎与悲哀。幻觉中的天堂原来只是装点着鲜花的地狱之门。许多人正是从这里滑下去，一直走进了狰狞的监狱的铁门、吊颈的绳圈和黄浦江中滚滚的浊流。

然而，这里也往往是藏龙卧虎之地。许多英雄豪杰，志士奇人，也常常来到这里，体味民生的疾苦，领略世事的诡谲，经过这炼狱的洗礼，然后走向更广阔的社会，去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。

孙中山的信徒、蒋介石的挚友、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陈其美，就经常受到这邑庙前来走走，寻师访友，结纳同志，倒也起了一番作用。

这陈其美，字英士，浙江湖州人氏，自幼在典当铺中当学徒，受到老板的打骂使唤与凌辱，总也算是尝够了贫寒人寄人篱下的生活的辛酸；成年后又受到戊戌以来席卷全国的维新思想和革命潮流的影响，逐渐立下了推翻专制、建立共和的大志，毅然脱离商场，负笈东瀛，在日本参加了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同盟会，回国后与宋教仁、谭人凤等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，在上海办报兴学，奔走于浙、沪、津、京、湘、鄂之间，秘密发展组织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他常说：“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，应该从创造中得来，即使我们本身不能成功，亦得创造一个大潮流，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。”

去年，他就是在这邑庙前结识了一位从北国来的著名的拳术家霍元甲的，并且创办了一所精武学校，准备从同盟会革命同志中挑选一批志向坚定、体格强健的年轻人来校住读，从霍元甲学拳术，同时学习军事，为革命准备骨干力量。

这一天，他穿着一件咖啡色府绸夹长衫，戴着一副钢丝眼镜，同霍元甲一道，又到邑庙前来闲逛。

邑庙前广场上，照旧是人山人海，热闹异常。人群中还有一些报贩报童，在高声叫喊着，出售《民立报》关于“革命党领袖黄兴在武昌登坛拜将”“长沙新军起义，陕、晋、赣、滇各省宣布独立”“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美、英、法各国借款成功，正兼程回国，不日将抵达香港”等重要新闻的号外。

他们在邑庙内外各处走了一遭，发现广场东南角上，围着一大圈人，笑声阵阵，喝采之声不断，显得特别热闹，心中好奇，便走过去观看。他们挤进人丛一看，原来是一名跑江湖的拳师在这里练武。陈其美见那拳师长得虎头豹眼，猿臂熊腰，十分魁伟，拳术也甚为精湛，腾挪跳跃，出手不凡，心中正暗暗赞赏不已。

这时，人群外安然爆发了一阵喧哗。原来是一群泼皮正拦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学生在那里胡闹。那男学生约莫十八九岁，显然是外地人，形容腴腆，文质彬彬，突然碰上一群无赖，心中又急又怕，手足失措，白净的脸皮霎时间胀得通红，被几个泼皮拖住了手脚，抓住了衣领，竟急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女学生就更可怜了，被一群小流氓包圈着，推推攘攘，有的便乘机摸她的脸、扞她的乳房，甚至拖住她的颈项，强迫亲吻，挣扎了一阵，便被按倒在地上，连衣裙都被扯开了。这当街演出的恶作剧，顿时把所有的观众都吸引住了。人们纷纷涌过去观看，有的愤怒，有的感叹，有的还欢谑笑闹，喝采助兴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制止。

陈其美心中怨恨，正想赶过去喝阻。忽然听得一声“住手！”接着就见那拳师大踏步走过来，分开人群，站到那女学生身旁，抓住那个正在脱女学生衣裙的小泼皮，轻轻一拨，就把那家伙拨了个伸面朝天。

众泼皮见来了对头，都住了手，一个个歪眉邪眼，围着那拳师打量。

一个穿黑大褂，把大辫子挽在头上的瘦猴儿泼皮，带头说道：“爷们的

事儿，你少管闹事！”

那拳师冷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俺就是要管！”

瘦猴儿歪着头，瞪了拳师一眼，把嘴巴一呶，吆喝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教训教训这小子！”

七八个青头泼皮听到号令，便一拥而上，围住那拳师，拳打足踢起来。那拳师却只是微微一笑，也不怠慢，舒开手脚，只有两三个回合，便如风卷落叶一般，将众泼皮全都打翻在地。众泼皮尝到了厉害，哪敢再纠缠，一个个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都抱头鼠窜而去。

那拳师还想追赶，却被霍元甲一把拦住了，劝他道：“穷寇莫追。人已经救出来了，那些家伙也尝到了教训了，壮士就不必再去穷追了吧！”

那边，陈其美也扶起了女学生，帮她整好了衣裙，劝他俩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不要再惹麻烦。

两个青年学生走后，看热闹的观众也都散了。陈其美便邀霍元甲和那拳师一道，离开邑庙，到小花园都益处去吃酒。

103

陈其美等三人到了餐馆，在楼上找了一处僻静的座位，临窗坐下，要跑堂的烫了一壶竹叶青来，又点了几样下酒的好菜，三个人便一边吃酒，一边谈叙，才知道那拳师姓刘名福彪，山东人氏，因早年间父兄都参加了义和团，被袁世凯抄杀了满门，只有小福彪一个人被难友抢救出来，带他学了一些武艺，从此便流落江湖，以卖武卖药为生。

三个人都是贫寒出身之人，萍水相逢，一见如故，谈得十分投契，酒过三巡，不觉就谈到拳术上来了。

霍元甲原是拳坛能手，喝了几杯山西老酒，使不免微带醉意，抚着颔下的黑须，望着刘福彪笑道：

“福彪兄，刚才你那一路通臂拳，一路查拳，都很见功力，看来都是颇有渊源的啊！”

刘福彪连忙拱手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霍大哥过奖了。小弟是个粗人，几手毛拳，毫无根底，只不过是按照师父教给的路数，胡乱打几下罢了，实在没有名堂，还望霍大哥多多指教。”

陈其美也是个最爱武术的人，见他二人谈得相投，难得有这机会，便一边不停地给他们斟酒，一边撺掇道：

“何谓通臂拳？何谓查拳？师父何不一并讲给我们听听，也让我们增长点见闻。”

霍元甲酒兴正浓，端起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掀髯笑道：

“要说起这个来，话儿可就长了。我国近代拳术，少说也可以分为六大拳系，如长拳、南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、形意拳等，通臂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罢了。这种拳原来盛行于河北直隶一带，有摔、拍、穿、劈、攢五法，即摔、击、抖、炸，劲由腕发；拍、扑、捕、塌，劲由肩发；穿、摧、挤、按，劲由胁发；劈、雷、掉、捌，劲由胯发；攢、崩、追、刺，劲由腰发；还有十二要诀，叫做一伸、二探、三毒、四顺、五顶、六合、七舒、八挺、九扣、十曲、十一随、十二摧，字字都是很有讲究的。”

刘福彪听了，连连点头笑道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。这些要领，我师父也都给我传授过，不过我可记不清那么多，亏你霍大哥有恁好的记性。”

陈其美听了也很兴奋，又忙给霍元甲斟酒，追问道：“您刚才说我国拳术大体可分六系，通臂拳只是其中的一种，那末，其它几种拳法又有哪些特点呢？”

霍元甲望着陈其美急切的神情，又满饮了一杯，并且夹了一筷子牛百叶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几口，笑道：

“既然陈先生不嫌噜嗦，福彪贤弟又是同行知己，咱就多说几句吧。提起我国拳术，也是很有学问的。外行人往往只知看个热闹，学个花样，哪里知道，这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原都是有规矩、有绳墨，决不能乱来的。比如这长拳，原是我国最流行的一种拳术，其中又分少林拳、红拳、花拳、炮拳数种。刚才福彪兄弟打的那路查拳，也就是长拳中的一种。这种拳术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它们都有踢、打、摔、拿等打法和起伏转折、蹿奔跳跃、闪展腾挪、跌扑滚翻等动作。单说这查拳一项，就不简单。它本是明代拳术家查尚义传下来

的，共有十路，头路子母拳、二路行手、三路飞脚、四路查拳、五路关东、六路埋伏、七路梅花、八路连环、九路龙摆尾、十路串拳，打起来还讲究一个短拳长用，出手含蓄；步武则讲究扣裆，动作要求紧凑；还注意精、气、神的结合，要求做到‘行如风，站如钉’，一点儿也不能含糊的。刚才我们看到福彪贤弟打的就是这种拳法。要不是有这份功夫，那七八个后生泼皮，哪能那么容易的一出手，就把他们全都收拾了呢？”

一席话听得刘福彪眉飞色舞，也连忙起身给霍元甲敬酒道：“霍大哥真是解人，说得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请吃完这杯拜师酒，一发兜底儿给我们指点指点吧。”

陈其美、刘福彪两人，一个敬菜，一个敬酒，弄得霍元甲更加兴起，举起满满的一杯竹叶青，仰起头一饮而尽，抹着被酒汁沾湿的胡须，颤巍巍地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！酒逢知己话语多。今天我就信口开河，让二位老弟取笑了。社会上有一班浅薄之人，常常看不起咱中国的拳术，说是什么卖解的，跑江湖混饭儿吃的。其实，他哪里知道，咱中国的拳术源远流长，精深奥妙，这世界上，还没有哪个国家可比呐！譬如这南拳，乃是江南各省流行的一种拳术，它以龙、虎、豹、蛇、鹤五种拳法为主，讲究的是脱膊卸肩、含胸拔背、固守待进、刚劲激昂，富有阳刚之美。太极拳则有陈、杨、吴、武、孙五大流派，手法有棚、撮、挤、按、采、捌、肘、靠等式，步法有前进、后退、左顾、右盼、中定等式，讲究的是动作要柔和缓慢、贯串圆活；呼吸要深、长、匀、静，绵绵不息。八卦拳为清代大拳师董海川所传，按八卦四正四隅和九宫步运行，讲究的是顺项提顶、松肩沉肘、实腹畅胸、曲腿蹬泥。形意拳则又有一种特点，它是本朝初年姬隆丰老先生传授下来的，套路有五行拳、十二形、杂式锤、连环拳、八式等，主要特点是象形取意，模拟龙、虎、猴、马、龟、鸡、燕、蛇、鹳、鹰、熊等十二种飞禽走兽的动作形态，拳法以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拳为主，取五行相生相克之意，还有展、截、裹、跨、挑、顶、云、领八法，讲究的是起如风、落如箭，要快速稳定、出拳有力，动静结合、刚柔相济。了解了这一些，也就可以看出我国近代拳术的一个大概轮廓来了。”

陈其美听他一气讲完之后，连连点头道：

“霍师父拳道精深，学识渊博，真是高手。等精武学校正式开学后，请师父好好给学生们讲讲，多带一些徒弟，养成他们勇武的性格和健全的体魄，既可以作革命起义的骨干，又可以广为流传，提高国民的体质，开一代尚武的风气，于国于民都是很有好处的。”

霍元甲仰头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也不过是随口谈谈罢了。陈先生留学东洋，学贯中西，听说对日本柔道也颇有研究的，改日还要向陈先生多多请教哩。”

三个人越谈越痛快。陈其美又要店家添酒添菜来，更加开怀畅饮。刘福彪又问道：“咱刘福彪过去只知道打拳，哪里明白这许多道理！今日听了霍大哥的许多高论，顿时拨开了咱家的眼界，真是痛快得很。只是，去年咱在河南开封时，碰上了一位江湖朋友，打的是十二路华拳，还有一套六合门，十分了不得。咱家也就向他学了几路手脚，只是尚未弄懂它的底细。不知这几种拳术，也有个道理儿没有？”

霍元甲已经有了八九分醉意了。他一手按着酒杯，一手拍着刘福彪的肩膀，也斜着眼睛笑道：

“有，有，有，怎么会没有个道理呢？老弟，你喝完这杯酒，听我讲给你听。”

刘福彪也连忙站起来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霍元甲才扶着桌子，须髯飘飘地笑道：

“《华拳谱》说：‘名为华者，取精气神三华之意也。’这就是华拳的由来。它的特点是动迅静定，式正招圆，心动形随，意发神传，以气为决，以勇为先，练法讲究撑、拔、张、展、沉、塌、裹、扣、踩、崩十种劲，还有个八字诀，叫做一狠、二毒、三急、四智、五顺、六机、七逸、八无。这就是华拳的要领。至于六合门，那不过是少林拳中的一种罢了，以精、气、神相合为内三合，手、眼、身相合为外三合，又有眼与心合、心与气合、气与身合、身与手合、手与脚合、脚与胯合谓之六合。这、这、这——”

这霍元甲多喝了几杯酒，又过于兴奋，扶着餐桌，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通，说到这里，竟摇摇晃晃地扑到餐桌上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陈其美、刘福彪知道他是喝醉了酒，也就移开杯碟，让他睡去。这时，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响，又上来了一群人。陈其美抬头观望，认得那是同盟会的同志张承樾、伶界救火联合会会长夏月珊兄弟、伶界商团负责人潘月樵等，还有一些青年朋友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。他是最爱交朋结友的人，便连忙站起来招呼，邀大家坐到一起来，重新叫酒点菜，同桌共饮。

张承樾、潘月樵、夏月珊等都是革命同志，又都是挺爱热闹的人，大家便把两张餐桌合到一起，团团坐定，说说笑笑，开杯畅饮，倒也热闹得很。只有霍元甲一个人仍旧匍匐在餐桌上，沉沉酣睡，雷打不醒。那如雷的鼾声，伴着着年轻人们的哗笑，更显得特别的遒劲。

104

陈其美与霍元甲、张承樾等在都益处吃了半天的酒，与大家分手后，赶到大陆报馆铁笔报编辑室，与宋教仁等聚会时，已经是暮色四合，掌灯的时分了。

宋教仁刚从武昌赶回来，连日劳顿，显得很疲惫。他比陈其美小五岁，但是革命资历和学历都比陈其美高，两人互相敬重，友情是很深厚的。两人又都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和《民立报》的同仁，所以经常在一起密商革命事宜。

他们双双坐在编辑室里，把房门紧紧门上，把窗帏都放了下来，也不开电灯，就在黑暗中低声密语。

陈其美把手扶在宋教仁的椅背上，望着他朦胧的面影，急切地问道：

“遯初，你这次亲自到武昌去走了一趟，你快说说，那边的情形究竟怎样？”

宋教仁摇摇头说：“情形不大好。民心士气倒都是很高昂的，只是我们革命党力量太弱了，缺少一位权威的人物。克强去迟了，大权都被旧军人政客夺去了。共进会、文学社又不协调，互相斗得厉害。民军、特别是学生军，都很英勇，但是缺少训练，自由涣散，恐怕不是经营多年、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的敌手。”

陈其美一听，急了，搓着双手道：“那怎么办？孙黄二君，发动革命，九次起义，九次失败，牺牲了多少同志？现在幸喜得武昌起义，一举成功，全国民众都万分鼓舞，无比兴奋，怎能让它再遭失败？”

宋教仁站起来，走向窗口，撩起窗帏的一角，望了望窗外的夜空。窗外天宇，被各条马路上的霓虹灯光照射，全都变成了橘红色。夜空中浮荡着从千万家商店飘飞出来的留声机唱片的乐声，形成了一股奇怪的噪音，听上去简直令人晕眩。他恼怒地放下了窗帏，沉吟了片刻，才走回来坐下，闷闷地说道：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武昌这支刚刚点燃的民主共和的火炬，决不能让敌人把它扑灭。可是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广州一役，牺牲了我们无数的精华。北方的吴禄贞被刺杀了，湖南的焦达峰也被杀害了。眼看武昌一城，孤立无援，而袁世凯手中却捏有几镇强大的兵力。我们赤手空拳是很难与他抗衡的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们现在只有两条办法，一条是立即组织一批武装队伍，赶到武汉去支援，协助克强，顶住北洋清军的压力；另一条就是，在上海和苏浙两省立即发动起义，攻下南京，控制住东南半壁，这也就是对武昌同志们的有力支援了。只是我们现在一无钱二无人，哪有条件组织军队？看来两条办法都是很难实现的。”

陈其美焦急地在小室内来回走动。突然，他走到宋教仁面前，把两只手搁在宋教仁肩头，目光炯炯地说道：“遑初，有办法了。我们就按你说的第二条办法办，在这里立即起义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宋教仁抬起头来，在黑暗中望着陈其美明亮的眸子，苦笑道：“立即起义，有何不好！只是孙先生、克强兄都不在这里，急切间我们哪有这股力量？”

陈其美把双手继续按在宋教仁肩上，弯下腰，低声说道：

“有！我们是有力量的。最近我在火车站结识了一位革命同志，名叫张承樵，字蓬生，湖北枝江人。他是在帮的，在上海一地就有孙绍武、王老九等红帮兄弟三千余人。前几天他们还找到我，要求到武汉前线去杀敌，士气很高。这些人一旦起义，是可以作敢死队用的。另外，我还结识了几位拳术家霍元甲、刘福彪等，他们还带了一批徒弟，飞檐走壁，军事武功都来得，起义时，可以让他们发挥先锋骨干作用。钱也不成问题。我们已同李徵五、虞洽卿等绅商户商洽，借得宁波同乡会所存的湖州水灾捐款四千元；还

经由孙泉标等人之手，从江南制造局借得公款十万两，作起事之用。有了这样两笔大款，我看也就够用了。只要起义成功，银钱是不用愁的。至于武器弹药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也作了一些准备，由姚勇忱等同志负责，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，请俄国专家教授，制造利拉景无烟炸药，配造炸弹，也已储存了不少。起义时，我们先打制造局。只要打下了制造局，那许多枪炮弹药就任我们取用了，不仅我们江浙军队配备有余，还可以支援武汉和各省同志。你看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多的条件，发动起义，不是很有把握了么？”

宋教仁从自己肩上拿下陈其美的双手，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，兴奋地凝望着陈其美的在黑暗中变得朦胧不清的脸，点点头道：“英士，你真能干。看来这些都是你努力的结果。能有这些条件，也就不容易了。不过，上海这地方也有它的特点，一是租界多，各国都有领事馆在这里，如果处理不好，是会惹出麻烦来的。太平天国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上海的问题，结果吃了大亏。最好能把寓居沪上的老外交家伍廷芳先生请出来，让他先给各国领事做点工作，先把列强势力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，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中立，起义才可望成功。另外，上海警察厅的力量也是很强的，也应该先派人去疏通一下，争取过来才好。只要能做好以上这两项工作，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些有利条件，要举行起义，也就更加有把握取得成功了。”

陈其美听了，高兴得连嗓音也大了。他抓住宋教仁的两手，连连摇撼道：“邈初，我的好老弟！你真是智多星，高明极了！怪不得那个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只称赞你一个人，说你宋邈初有总理之才啦。你说的极对，我们马上就去办。等到革命成功了，我们就选孙先生做总统，选黄克强先生作总司令，选你当内阁总理。到那时，你就好好地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努力建设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吧。只是有一条，到了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患难兄弟啊。”

宋教仁把他一推，笑道：“去你的吧，起义还没有开始，往后的艰险危难还多着啦，你就美起来了。我可没有那份野心。只要革命成功了，专制废除了，共和建成了，民主实现了，我就去作一名自食其力的农夫渔夫，作一个自由民，了此一生。你不见我的笔名就是用的桃源渔父吗？”他的话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宋教仁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，又笑着说道：“我这次到武汉去，帮他们制订《鄂州约法》，改革民政，弄得我几天几晚都没有睡好觉、吃好饭，真把我累坏了。我的好老哥，你办法多，希望你想法子，帮助我恢复恢复疲劳吧。”陈其美听了，把大腿一拍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个还不容易，你包给我就是了。上海的中西餐馆多的是，我们先到一品香去好好地吃它一顿夜宵；然后再到太平洋澡堂去洗它个毕裸浴。你如果有兴致，还可以叫个局票，吃吃花酒，要个馆人来陪陪，睡上一宵，保管你的疲劳就会完全消除了。”

宋教仁听了，正色道：“什么局票，花酒，那都是封建士大夫和陈腐旧文人的玩意儿，实在令人厌恶得很。听说陶成章在东京时，就曾当着总理孙先生的面，批评过你的这种毛病。如今是革命关头了，大事当前，你也应该改了那些毛病才好啊！”

陈其美笑道：“你看你看，我这里是一片真心，想为你解除疲劳，怎么反倒说到我头上来了。陶成章他知道什么？我之所以出入花街柳巷，也不过是披上一层保护色，遮遮官府爪牙、军警侦探的耳目罢了，哪个又真有闲心去弄那些玩意儿呢？”

见陈其美认起真来，宋教仁知道他也是一个好强的人，不便过分伤了他的面子，也就转换话题，拍着他的手臂，笑道：

“好了，好了。说了半天话，我的肚子也饿了，还是听你安排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，填饱了肚子再说吧。”

说着，两人便开了房门，下了楼梯，到门外叫了一辆东洋车。两人坐了，夹在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，一路向四马路一品香驰去。

辛亥之秋的中国，本来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，可是，十里洋场的上海之夜，却依旧是灯火辉煌，纸醉金迷，无比的瑰丽。在这里，依旧到处是灯光，到处是歌声，到处是车辆和人的洪流，到处是痛苦的麻木和罪恶的欢乐。

革命的岩浆也就是在这痛苦、麻木、罪恶、欢乐的人群中孕育着、潜流着，寻找着火山口，就要喷薄而出，就要爆发了！